

兩岸文化交流中對簡體字的省思

Reflections 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唐麟蒂 (Tang, Lin-Di)

本刊研究員

壹、前言

2010 年 9 月 2 日，大陸文化部長蔡武率 44 位相關文化官員，來臺進行 7 天的訪問行程，這是繼 1998 年大陸科技部長朱麗蘭之後，首位訪臺的大陸國務院部會級官員。蔡武的訪臺，意味著兩岸又重新走上一個交流的高峰。

此次蔡武來臺，主要是參加「2010 兩岸文化論壇」，他到臺行程的第一天就要求先去參觀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甲骨文，當一個有文化底蘊的人看到人類文明的瑰寶時心中能夠不悸動嗎？相信他心中必有深沈的感悟。

就在蔡武來臺前夕，馬總統於 9 月 1 日接受聯合報的專訪談到：歐盟的統合主要是德、法兩國的覺悟，兩國打了兩百年的仗，最終了解到世仇宜解不宜結，願意放棄各自引以為榮的貨幣成為歐洲共同市場的核心。兩岸同文同種，德法經過戰禍知道不能再仇恨下去，兩岸的大方向也應是朝向兩岸和平發展。

事實上，自馬總統上任以來大幅改善兩岸關係，將兩國論以還，兩岸陷於戰危兵凶波濤之中的關係拉回到可以用協商取代對抗、用和解消弭衝突，僅是 2010 年 1 月至 8 月就有 108 萬陸客訪臺，兩岸正在譜寫人類關係歷史的新頁。因為越南的統一是靠武力、兩德的統一是靠外力、兩韓目前正是鬥多於和，而今海峽兩岸，能由民間的啟動，用和平的方法在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2010 年兩岸文化論壇就是文化領域和解的一個里程碑。

文字是文化的根基，在文化的遞傳過程中，文字永遠屬於首要的承載地位，是談兩岸文化交流的領域中一定會碰觸到的地方。全球華人書同文的歷史中斷於 1956 年，臺灣通行正體字代表重視五千年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傳承，大陸通行簡體字，著重於便利社會大眾的實際需要，兩者各有產生的歷史背景。客觀性的理解、讓步、通融，讓時間解決才是最好方法。臺灣和大陸都必須學著用同情的理解來看待對方，互留餘地。像不久前大陸已將六個不合情理的簡體字恢復為正體字，走出了修正的第一步，而我們這裡馬總統所倡的「識正書簡」意求同氣連枝能否對兩岸文化的靠攏有助呢？本文即是將中國文字簡正體的前途作一個研判。

貳、中國文字本乎象形與會意

人與人之間表情達意的方式雖有很多種，例如面部表情、肢體的動作、聲音、符號、語言、文字等。但只有符號和文字才能超越時空，放諸四海，傳於百世，也因為這個利器，人類才能交換和累積智能促成進步。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字，例如埃及的聖書字，蘇美人的楔形文，西雙版納的東巴文，但要論淵遠流長能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在實用之外還具美的特質，能單獨成為一門藝術的例如書法，可能只有中國漢族所創的中國文字了。

中國文字的總數，代有增減，累積到現今已超過五萬字（見中文的辭典所收），¹比起西方語文動輒數十萬字（像英文中 1884 年問世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大字典現收有一百萬字，一般常用的藍登書屋 Random House 大字典約有四十萬字）已經算是少的；而中文常用字更少，中文打字常用字只有三千多個單字，一般高中畢業生，認識的字還不到三千字，就已足夠閱讀文獻資料和表達意思，那是因為中文有一個使用的系統，例如「肉」字學會了，加上「牛」字就是牛肉，加上「羊」字就是羊肉。不似英文，牛肉是一個字，羊肉又是另一個字。再加上中國文字中的會意字本源於圖畫，充滿了生活的描

¹ 康熙 49 年（公元 1710 年）所編字典，世稱康熙字典，收四萬七千零四十三字。大陸 1990 年出版漢語大字典，收字五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個字。

述與實物的描述，遠非其他文字所能及，例如「安」字是屋子內有了女人，「家」字是房子內有代表食物的豬。「舟」字是船結構的樣子，「田」字是耕地阡陌的景象，「裹」字是用衣服包住果子，「上」字是東西在平面之上，「下」字是東西在平面之下。²這種因描述生活而畫的圖象字，也讓我們可以連接到另一個時空的思緒，透過這種圖象設計的字，我們還可以了解古早的社會型態，和當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像甲骨文很多字出於女性獨有經驗，使我們明白女性的社會地位舉足輕重，例如：初、終、經、斷、都是取自女性織布經驗。³這些象形和會意的字，使初識字的人很容易入門理解中國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涵。

參、中國文字演進歷程

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原最早的完整文字系統，雖說陶文比甲骨更早。新石器時代的陶文，又稱之「記號陶文」，有別於裝飾圖案，每個圖象有其意義，是刻記在祭祀用的陶器上，幫助先民記憶某些祭祀資料的，但只是零星的文字，例如在一個山形之上畫一個圓形的圈，現考據為「旦」字。到甲骨文時代則已能表達完整句子的意義，現被學者認出的字已達一千多個。⁴

在仰韶文化、馬橋文化、龍山文化出土的陶器、銘文之上，除了「甲骨文」還有「篆書」，還有「蝌蚪文」、「金文」，中國的歷史如此悠久，幅員如此廣大，若不是秦始皇規定書同文、車同軌，不單是方言百家齊放，文字也會是百家齊放的。從甲骨文演化成篆文、再演變而來的隸書，之所以被稱為隸書，是因為在秦朝「隸」是獄官（司法人員）中職位最低階的承辦人，是僅比「皂」高一級的文書官，秦朝刑法嚴峻官書煩冗，貴族、官吏都養一批專業隸人，彼時無紙、文字要一筆一劃的刻在竹簡上，相當費時費工，非得養有專人

² 段玉裁注，許慎，**說文解字**（臺北：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民國 55 年 10 月第 11 版）。

³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2008 年 11 月 20 日）。

⁴ 現存甲骨文 15,000 片，計有 4,500 字，已經被認出的字占三分之一，「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2008 年 7 月 16 日），2010 年 9 月 17 日下載，**《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ytsc/zywh/gzhl/2008/07/1043414_3.html。

從事此工作不可，隸人所刻劃的文字稱隸書，沿傳至今，其結構的美麗、複雜、玄妙受到舉世公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也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千多年來隸書再演變成楷書、行書，絕大部分形體相同都是活的文字，我們因之可以看懂二千年前的紀錄，文化得以延續和傳承；現今西方文明，就因為文字來自音節，若不是另學拉丁文，就看不懂羅馬帝國時代的文獻了。文字有了隔閡，徒增文化的斷層自是毋庸置疑。

肆、民初與中共推行簡體字沿革

1949 年 10 月中共取得政權後，為表示一個新的朝代開始，除了改國號、國旗、國歌外，另一件文化上的大事就是在 1952 年 2 月 5 日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簡稱「文改會」），⁵從事簡化漢字。「文改會」的主任委員吳玉章，字樹人，在中共建政初期，是個位尊望重的人物，與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被共黨尊稱四大老。他 1903 年留日，為同盟會重要成員。1912 年與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成立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前身），後又在重慶開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鄧小平即為該校 1918 年第二屆入學的留法學生。吳玉章曾於 1913 年參加過國父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參加共黨建政前的第一次、史稱「八一南昌起義」的武裝革命。⁶失敗之後轉赴蘇聯，最後到了延安，他在延安開始推動新文字運動，主張先要簡化漢字，最終要走上拼音文字。吳玉章當主委後，於 1955 年在全國政協會議提出《關於漢字簡化問題》報告，其構想是初期只簡化一千多個常用字，之後是新舊文字並用作為過渡。

中共教育部語言應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員、90 年代曾出版《簡體字源》乙書的李樂毅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發表支持漢字改革意見，指示「漢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之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因此「文改會」在當時一方面進行漢字的簡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以便最終推出中文的拼音文字。在當時，漢字

⁵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的沿革，參見江迅，「神州出現恢復繁體字呼聲」，*亞洲周刊*，第 23 卷第 12 期（2009 年 3 月 29 日），頁 54。

⁶ 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3 年 9 月 18 日），頁 45。

簡體化實際上是拼音化的準備和權宜之計。據李樂毅所述；1958 年「文改會」將「漢語拼音方案」送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審閱時，原來的標題是「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是周恩來劃掉了其中的「文字」兩字，才使得拼音方案沒有變成拼音文字。

另據廣東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告訴記者帥彥；為實現漢字最終的拼音化，60 年代中共還在山西省萬榮縣進行過拼音文字的試點，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漢字。在全縣組織了各種學習班和培訓班，進行拼音文字的推廣。萬榮縣還創辦一種拼音報，這種報紙完全採用拼音文字，沒有漢字字形。不過試點並不成功，幾年之後拼音文字在萬榮縣的試點被終止，拼音文字在全國的推廣工作當然也就沒有展開。⁷到後來，「文改會」已完全放棄不談漢語拼音文字了，只剩下漢字簡化的工作。

1956 年 2 月 1 日，中共國務院頒布「漢字簡化方案」決議，共簡化 515 個漢字和 54 個偏旁，在《人民日報》公布，正式向全國推行。

企圖簡化文字本是國家貧窮戰亂階段為了推廣教育的權宜手段，中共工農兵無產階級的革命成功，為適應廣大的、新的，文化貧民出身的領導階級，必須降低識字難度。其實文字是歷史累積的文化，文化越深入越不可能簡化，等到一個社會經濟發達、教育普及之後，人們自然就會朝深化、繁化發展，並且看不起過於簡單的文化；這就如同美國人不管多霸氣，但到了歐洲就自然而然有了矮半截的感受。企圖簡化最能代表文化的文字，這個構想在基本上就是不對的，因此很快的就有不少知識分子對漢字簡化提出異議。1957 年中共發動反右鬥爭，對漢字簡化提出異議的知識分子已概稱「臭老九」，又再予以批判和迫害，大陸知識分子對漢字簡化的質疑自此終止，成為一言堂的世界。1977 年 12 月 20 日，中共又頒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除了公布簡體字 848 個外，還精簡漢字的數量，將同音字併為一用，例如將「腐」簡為「付」、豆腐即豆付，「舞」簡為「午」、跳舞為跳午，「幫」簡為「邦」，幫忙為邦忙，「髮」簡為「發」，秀髮為秀發，由於過度簡化，為簡而簡，又加上人為新造了很多字，引發混亂；到 1986 年 6 月就自行廢除「二簡字」。《人民日報》、

⁷ 見「用簡體字，還是用繁體？歷史上一直是個問題」（2009 年 3 月 23 日），2010 年 9 月 17 日下載，《鳳凰網》，<http://www.wuuni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

《解放軍報》對停止試用這批簡字公開的解釋是：「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是草案，是試用，試用並不等於正式推行。現在草案已進入修訂的階段，大規模的試用可告一段落，所以報刊上就停用了」。同年 10 月，中共國務院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共收錄了 2,235 個簡化字，⁸到 2009 年 8 月頒發「通用規範漢字表草案」，共收了 8,300 個中國字，內中整合了歷年來大陸官方公布的各套簡化字，現成為大陸最新的漢字規範。⁹

如果說 1965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的大浩劫的話，那麼漢字的簡化就是中國文字的大浩劫，將漢字六書結構分明的狀態，錯亂它、混淆它，搞得驢非驢、馬非馬，簡化規則中，有取用偏旁的、有局部刪除的、有草書楷化的、有同音並用的、有符號代替的、有重新造字的，以致打開大陸版書籍，如僅摘取一個句子時常使人不知所云。例如「喝了白干（乾）也是白干（幹）」、「余（餘）年不多」，簡體字中又包括了姓氏，姓氏代表宗族的根源，當傅先生變成付先生，蕭小姐變成肖小姐，迫使人民數典忘祖。

中國字的美是包含了意的體會，例如國家的「國」字，代表疆域之內的口內，有一定人口的「口」字，有保衛人民武器的「戈」字，有團結統一的「一」字，改成簡體字後國變成国，疆域內只剩一塊玉了。不知道意義何在？例如工廠的廠字簡體成厂，裡面甚麼都沒有還成什麼廠呢？愛必須要有心，不管是男女之情、父子之情、對陌生人的情誼，都要有心，才能叫愛。簡化後沒有了心的爱字，變成是以「爪」、「一」、「友」三部分合成。「爪」之意本義為握持，引申為扶持，「一」為保護之意，爱字其意境實不如有心的愛字蘊義深遠，而吃麵變成了吃面、想到咀嚼一張人臉就想吐了。

《晉書 衛恆傳》引衛恆的《四體書勢》說：「秦既用篆，奏章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秦朝篆隸並用，到西漢武帝劉徹執政時（公元前 140 年）隸書已是官方規定的正體字，結構已臻完美。民國 9 年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錢玄同在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雜誌第 7 卷第 3 期發表《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乙文，是近代漢字簡化運動的真正開始；在錢玄同之前，

⁸ 王進祥、岳喜平編著，**正編簡體字手冊**（臺北：原色文化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21。

⁹ 「通用規範漢字表」，2010 年 9 月 17 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0%9A%E7%94%A8%E8%A6%8F%E7%AF%84%E6%BC%A2%E5%AD%97%E8%A1%A8>。

1909 年（宣統元年）清末學者陸費逵亦曾在《教育雜誌》創刊號發表過《普通教育應改用俗體字》乙文，但未造成回響或運動。錢玄同為中共原子彈之父錢三強的父親，錢玄同身處清末民初中國飽受列強欺負的時代，相信國富民強要重視西方文明的科技，從年輕起他就對古書懷疑，認為大都是神話，凡事要拿出證據來，常自署別號為「疑古玄同」。彼時甲骨文尚未被考據出來，¹⁰錢玄同不相信中國歷史曾有過夏、商朝，曾與另一著名學者顧頡剛在通信討論中，認同「刻在青銅器上的禹字不是人名，是在刻一條大蟲」、「中國可信的歷史應從周朝算起」。¹¹1908 年錢玄同 21 歲與魯迅師事革命元老章太炎，留日回國後錢玄同任北大教授，終生因懷抱愛國情操又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積極為新文化運動吶喊，從背景來看，這樣的一個積極要西化強國的民族主義者，為匡運濟時而主張減化漢字筆劃是其來有自的。五四運動之後，文字改革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被提升到重要的位置，除了錢玄同之外，陳獨秀、羅家倫，傅斯年、趙元任、郭沫若、瞿秋白、黎錦熙、蔡元培、茅盾、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都有類似的觀點，即——文字改革的方向最終就是漢字要拼音化與西方接軌。其中魯迅的倡言尤為激進，他曾表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毛澤東掌政權後會支持吳玉章的簡化漢字運動，應該與他曾任職北大圖書館員、接承過五四運動思想的流風遺緒有關。

民國 24 年（公元 1935 年）2 月，蔡元培等二百位教育界知名人士，共同發起「推行手頭字運動」，其所謂手頭字就是簡體字。原通行於平民社會的簡體字，都是用在帳簿、當票、小說、唱本上面，蔡元培在《推行手頭字緣起》乙文中說：「我們日常有許多字，手頭上大家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不這麼印，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在印刷上，省掉記憶兩種字體的麻煩，使文字比較易識、易寫，更能普及到大眾」，同時發表的手頭字字彙有三百字，其為文重點是要使文字易寫易識普及識字率。雖經教育部通過，¹²但是這種改革卻遭到當時另

¹⁰ 清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年，一生研究金石文字的學者、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在中藥舖買來的藥材中，看到一些骨骸殘片上有硬物刻劃的明顯符號，基於對古代金石文字長期的收藏與研究，很快辨識出這是比古青銅器上鐫刻的銘文還要早的文字。八國聯軍王懿榮投井殉難，其學生劉鶚繼續老師的研究，1903 年彙編了第一本甲骨文拓本「鐵雲藏龜」，到 1917 年王國維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乙文，正式破解甲骨文為商朝文字。

¹¹ 見 1923 年 5 月 25 日錢玄同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的文章，「答顧頡剛先生書」，收入《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民國 59 年 3 月），頁 63。

¹² 經蔡元培等發起後，蔣介石責成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進行漢字簡化。1935 年 8 月 21 日，王世杰以教育

一派人的強烈反對，以簡體字有礙中國文化而使當時的行政院，訓令教育部暫緩推行簡體字。¹³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政後簡體字才又死灰復燃。

伍、大陸最近對簡體字的反思

孔子寫《易繫辭》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摹擬事物的形容、顯示事物的關係，是漢字「六書」構造形義的原則，也是大多數漢字生成的本原。文字本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若記錄的是音節就變成拼音文字，而語言是會變遷很大的，新的事物不斷出現需要新的語言為之定名，所以英文字典不斷的加厚。象形文字卻有共同的恆定性，一個字一個條理，一個字一個智慧，一個字一種人文，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儘管大陸以國力為後盾，使簡體字被聯合國列為官方文字，但正體字依然通行於廣大的華人社會，香港回歸多年還是沿用正體字，香港人奉行的是「寫正識簡」，北京若想以行政力量強改香港人用簡體字恐怕比改變香港的民主思潮還要難。

2009 年大陸西安市政府開始推廣「認識繁體字運動」訂出「每人認識五百個繁體字」標準，同時又推動每人須認識九百個英文單字，這兩項併行的認字運動被大陸報紙解讀為「提升文化水平」。¹⁴我們知道英文是強勢國際語言，追求國際化少不了它，但西安不可能將正體字和國際化掛勾，卻為什麼要推行認識正體字呢？應該說：西安為文化古城，在這之前舉辦的古城文化節，使之體認到想要提升文化水平不能不學繁體字，而具體回應了一項文化潮流。即 2008 年 3 月，大陸天津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和文化政協委員宋祖英、郁鈞劍、黃宏、關牧村等共 21 位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共同提案「建議全國用十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¹⁵

潘慶林提出的理由是：

一、五十年代簡體漢字時，做得太粗糙了，違背漢字的科學性與藝術性。

部名義簽署頒布《簡體字表》，共收入簡體字 324 個。

¹³ 1936 年 2 月 5 日，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以簡化漢字破壞了中國文化為由，促請蔣介石以行政院名義下了一道「暫緩推行簡體字」命令。

¹⁴ 記者李立德報導，聯合報，2010 年 7 月 16 日。

¹⁵ 中央社，「大陸教育官員指簡體字相關規定並未調整」，2010 年 10 月 5 日下載，《自學書院》，<http://www.self-learning-college.org/forum/viewtopic.php?t=356>。

二、以前認為繁體字難寫難認，比不過西方拼音文字的書寫速度，電腦普遍後，再繁瑣的字打起來都是一樣速度。

三、臺灣仍用繁體字，大陸也用繁體字，有利於兩岸統一。

其實在潘慶林與宋祖英等聯名提案之前，大陸教育界、學術界早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電腦網上眾口紛云，究竟是否該恢復呢？

贊成恢復正體字的著眼點在：

一、是文化的傳承，不識繁體無以讀古書，會增加解讀經典的難度。

二、恢復繁體字有利於兩岸統一。臺灣全面使用繁體字並稱其為正體字，還要為其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給大陸方面造成了壓力。

三、是傳播交流，文字不僅僅只是個記錄符號，在海外華人圈都在使用繁體字時，不用繁體字不能與臺港澳以及日韓各國溝通（日本人也寫漢字書法）。只有恢復繁體字才能讓大中華有凝聚力。¹⁶

大陸現有十三億人口，不識字的人有 1.16 億，占全世界文盲的 11%，僅次於印度的 15.1%。當初簡化漢字主要目的都擺在掃盲，今天文盲的成因證實與漢字的簡繁毫無關係，中共的漢字簡化方案，一開始就是在特殊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下產生的，是伴隨著救亡圖存，或急功近利的思想推進的，並非出自文字本身演化的規律，少數簡體字是從古代就有的，約定成俗後無法廢除殆盡，就算被廢除將來也會再出現，像虫（蟲）、从（從）、众（眾）、体（體）都是自古就有的簡化字，隨時代需要自然產生和自然淘汰，若是為簡化而全面的將漢字簡化，就違背了這個自然律。像某些被簡化與合併成簡體字的，如「云」、「須」、「后」並不能取代「雲」、「鬚」、「後」，不然就會有這樣的怪文：「后（後）來，站在張皇后后（後）面的趙云（雲）云：鬚須（鬚）長后（後）比較好看。」

從歷史來看，拉丁文分裂成歐洲各國的文字，而幅員廣大的中國沒有分裂，全靠文字的精美、統一，而歷代文字不是沒有混亂過，例如王莽的新朝為了迷信陰陽五行的力量，依五行生剋造了些怪字，但因正體字的結構有六書的原理作依據，錯謬容易糾正，歧出容易歸併，形聲義三者關聯的極為精妙，所以各地方的手頭字、俗寫字、方言字都只好接受優勝劣敗的淘汰。文字的統合

¹⁶ 「恢復繁體字」，互動百科詞條，www.hudong.com。

是知識學理方面的對或不對的問題，不是政治上讓不讓步的問題，是子子孫孫長遠利益的問題，不是國家武力上誰比較大的問題，更不能積非成是、或少數服從多數。正體字既然是唯一的一條串起古典中國和現代世界的文化通道，而且要進入真正的中國古典世界，就避不開正體字。今天大陸的文、史、哲包括中醫科系，都得為學生加開古代漢語課程，以便學生用正體字研究古籍；證明大陸推動，繼五四運動發起人為啟迪民智而倡導的手頭字，已成為歷史的誤會，是一個在被列強欺辱後、必須求變的時代所造成的悲劇，在文化的解釋權上，註定為最後的輸家。五十年代在大陸推行簡體字的同時，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潘重規就在《臺灣新生報》上發表過反對簡體字意見，他說：「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命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許一世代的一部分人專橫獨斷」。臺大教授胡秋原則主張：「簡體字只可在個人書寫上流行，不可在學校教育、機關文書中推廣。」¹⁷他該算是現今香港民眾「寫正識簡」的先驅吧。

除了政協委員潘慶林等人提出廢簡意見外，目前大陸在新一輪漢字簡繁之爭中，廢簡派的代表是剛去世的北大教授季羨林，擁簡派的代表是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擁簡派的王立群針對潘慶林廢除簡體字提案，分別於 2010 年 2 月 3 日和 3 月 4 日在網路上發表反駁意見：

- 一、「文改會」的漢字簡化工作是負責任的，是眾多漢語研究專家的成果，絕不能說成粗糙。
- 二、目前國民教育體系的小學識字教育，是手寫而非電腦輸入，即使是用電腦輸入，手寫也是不能廢棄的，無論在中國或者在外國，所有簽名都必須是手寫的，所以電腦無論如何發達，手寫漢字永遠不可能廢止。只要手寫，速度就輸於拼音文字。
- 三、海峽兩岸的統一是大勢所趨，實現兩岸統一的根本在於中國內地自身的繁榮強大。¹⁸

在上個世紀時，中共成立的「文改會」是國務院下的直屬機構，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當初成立時有 23 名委員，季羨林是活得最久，唯一活到重新面對

¹⁷ 古遠清，「略論冷戰時期（1949-1979）兩岸文學的互動」，*傳記文學*（臺北），總號 578 號、第 97 卷第 1 期（民國 99 年 7 月），頁 31。

¹⁸ 「簡化字不能輕率廢除——二論繁簡字之爭」（2009 年 3 月 4 日），2010 年 10 月 5 日下載，《王立群個人 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db900100cbqr.html。

正簡之爭的學者，作為漢字簡化工作參與者，他走了半世紀，又回到重新思考對錯之岔點上。2009 年 2 月 4 日《揚子晚報》刊登一篇訪問季羨林的報導中說，季羨林表示：中文的繁體字包含了中國文化的眾多信息，當追求效率不是簡化的理由時，漢字簡化並不科學，當年簡化漢字帶來諸多遺憾，他擔憂國學因此步入歧途。

陸、結 語

回顧中國歷史上早期三個簡體字產生的高峰，都是戰亂或是民生凋零的時代，第一個高峰期在魏晉南北朝，第二個高峰期在唐末五代，第三個高峰期是清末的太平天國。由於簡體字只能用來達成漢字傳遞生活功能的最低層，不能達成傳達精緻文化的高層功能，所以說簡體字是戰亂的產物，是貧窮的象徵，是懶省的託體。今天大陸已告別了腳踏車、四合院，代之高速公路、高樓大廈，當經濟復甦，人民要看「百家論壇」、要看「文化視點」富而求禮的時代來臨時，中共的政權勢必要跳出政治的包袱，正視這問題。大陸從大躍進運動開始（1975 年）到文革，推行了很多措施，企圖用政治打破諸多規律，但事實證明不僅徒勞無功，且還禍遺子孫，例如土法煉鋼無法打破科學規律，抓麻雀無法打破食物鏈規律，人民公社吃大鍋飯不能打破倫理的規律，批孔揚秦無法打破文化的規律，而簡體字能打破文字進化的規律嗎？

年輕時看到中共的簡體字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總會想到一句詩「徒看絕艷連根盡」，對文化的被摧殘感到哀傷不已；近些年，卻看到中共總理溫家寶屢次在國外訪問或國內接見重要來賓時，極喜引述古文經典或古典詩詞；過去江澤民在訪問美國時也談詩說文以「言志」，若他們未對經史子集有一定程度的涉獵，要想即席踐文是不可能的事。春江水暖鴨先知，江、溫兩位的表達方式說明了古典文學的根過去沒有被刨盡，未來更不可能被滅絕。中國的文字改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本出一源，從清末到民初的屈辱記憶，讓中國知識分子認為：要國家強大定要啟蒙民眾消滅文盲，在日本學醫的魯迅看到同胞的無知與愚昧，憤而棄醫從文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漢字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樣簡易可用語言記事被認為是教育文盲的障礙，故五四之後五四運動的舉旗人，都倒向「先要簡化漢字、最後要拼音化與世界接軌」的那一邊。但是，今天文化、學術與

政治的分野已開始清晰，中共拍攝「大國崛起」已展示一個新的思維方向，豐厚的文化才是國家強大的指標，因為只有文化軟實力才是穿越世代的智慧。歷史上的強權之路，向來以武力完成霸業，但硬實力沒有軟實力的文化作支撐，出於武力也必毀於武力甚至頃刻瓦解，中國要如何免於這種歷史規律呢？共產主義在中國實驗失敗，所以才改口稱現在實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西方資本主義暴發金融風暴危機，又不足取法資本主義的軌跡，今後中國回歸傳統文化，找尋古老的智慧，成為崛起的必然選擇，也才對中國的永續發展有利。

正體字是通往中國文化的臍帶，兩岸在過去的簡繁之爭中，各行其事，經過兩岸六十多年的分治實驗後，臺灣一個中學生可以隨意進入古典文學和古文物中遨遊，直接與二千年前的文化對談、掌握直接的意思。若說數億的大陸人口認識簡體字是一個人口數量比較下的優勢，那麼目前單是臺灣的出版界每年有四萬六千種正體字的出版物，不但在人書比例上遠超過對岸，而且這些人都是具有開闊性歷史文化視野基礎的人，這就是臺灣文化上的優勢。馬英九總統於 2007 年 12 月揭示「識正書簡」的觀念，他說：在書寫時為求方便，即便是符號，只要能讓人看懂並無不可，但漢字正確說法該稱為正體字，他打算把正體漢字向聯合國申請為世界遺產。當有一天正體的漢字被全世界認同是世界文化遺產時，大陸的簡體字勢將會隨著武力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的步伐，逐步被自己淘汰掉。